

一、绪论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原名梁绍生，于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普通建筑工人家庭，是来自城市底层劳动人民的孩子。高中毕业后，他进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北大荒度过了七年知青岁月。作为当时数十万知青中的一员，他基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感受写下了独具时代烙印的知青故事。与书写伤痛的知青小说不同的是，梁晓声的知青小说着力讴歌勇敢向前的知识青年们，他善于描绘在北大荒荒凉恶劣的环境下，知青们热血沸腾的青春理想和开垦边疆、建设边疆的决心。

梁晓声的父亲是新中国首批建筑工人。在他小时候，他父亲参与西北“大三线”建设，因此很少和孩子们相处。聪慧善良的母亲成了梁晓声的启蒙老师。虽然生活非常拮据，但母亲总是鼓励孩子们努力读书学习。梁晓声曾说“他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多读些书，尤其是文史类经典书籍，因为这些书在文革期间被视为禁书，从未见天日”。热爱阅读的梁晓声在小时候，经常用零花钱买漫画书看。在他记忆中，他哥哥经常在家中与爱好文学的同学交流、讨论。听了这些文艺青年的谈话后，梁晓声认为自己找到了读书的门路，可以说，高质量的阅读和细致入微的观察为梁晓声走上文学之路打下了基础。

1977年9月，梁晓声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担任剪辑师，由此定居于北京。在他旅居首都的四十余年里，当过电影制片厂编辑、作家、高校教授，还担任过北京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多元化的身份开拓了他的思维空间，也为他的城镇小说书写提供了丰富而新鲜的写作素材。这些年来，梁晓声常常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生活在城里的普通百姓，在他从事制片工作期间，又经常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编辑、作家、演员等。在

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不应该只接触小说作家同行，应该要多接触不同行业的人，因此，他愿意花时间与形形色色的人聊天，尤其是城市中最底层的普通人，倾听他们生活，读懂他们真实感受。他甚至调侃自己是一个社会关系“乱七八糟”的人，他说：“我的生活方式让我‘囤积’了很多关于中国中下层阶级的‘故事’，当我一篇一篇地写出来的时候，都是充满惆怅、无奈和悲伤的小说，我只觉得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我从来没有过那种无事可写的困倦。”¹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梁晓声时常能捕捉到普通人的烦恼、困境和无奈，他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生活在中国城市中的普通人的生活，从而全方面地理解底层人们的生活困境及现实烦恼。此外，作为政协委员的他，也敢于为国计民生和社会热点问题发声，锲而不舍地追求公平和社会正义。在中共中央两会提案中，他凭借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一以贯之的平民立场，深刻地观察和思考底层的人与事，恳切地传达了与广大城镇职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实际问题。他说：“为中国工人写一本，记录他们在国家建设中的贡献和成就；尤其是他们在产业转型期所经历的剧烈阵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还要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我相信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是国家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之一。”²正是他曾经的底层生活经历和他对底层人民细致入微的观察，让他作品如同一幅真实又富有生活气的底层人民生活画卷。

梁晓声从1982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知名作品有《人界》、《父亲》、《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遗失的香柚》、《白桦树皮灯罩》、《白桦林证言》、《雪城》、《浮空城》、《中国社会方略分析》、《今晚有暴风雪》、《表哥》、《故乡》、《书生之死》、《铁匠王》、《又是中秋节》、《湮灭》、《人性如水》等等。在四十多年的作家生涯中，他获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吕梁文

学奖、《小说月刊》百花奖等多项全国作家文学奖，在文坛远近闻名。2017年11月，他长篇小说《人世间》面世，斩获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创作周期长达八年的长篇小说传达了梁晓声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和反思，凝结了他一辈子的心血，将他的创作水平以及文坛地位推向了崭新的高地。

二、《人世间》的底层环境书写

《人世间》共三卷，全部有一百二十万字。梁晓声从1972年开始构思写作，一直写到2017年才封笔，可谓倾注了多年心血。全书以东北一座城市中的贫民区为背景，围绕着居住在落后偏僻的光字片区周志刚三个子女的人生历程，描绘出各色人物的命运浮沉，由此展现出中国民众历史生活的变迁。《人世间》是汇聚了梁晓声人生经验和写作思考的重要作品，该书写作时间跨度极大，内容涉及方面深广，涵盖了从文革时期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期再到市场经济时期近五十年的历史，书写的地域范围也极大，从东北城市哈尔滨蔓延到南部山区。

这部小说可以说是时代的备忘录，五十年的时间跨度涵盖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比如天安门诗词运动、旧房拆迁、高考恢复、改革开放、国企改革、下岗再就业、下海热、出国热等，作家在这些热点历史事件中深入剖析了不同社会阶层的民众心理，从不同的社会视角反映社会历史变迁。小说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面貌，反映了社会的真实矛盾，因此被读者形象地称为“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也是一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人世间》叙事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这个时段正是中国市场经济时期。小说叙事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全书分为上卷、中卷、下卷三个部分。这部书的每一卷都代表着一个特定的发展时期：上卷主要表现1972-1978年城

市青年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生存状态；中卷在1986-1989年改革发展时期，表现当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如下乡知识青年返城、改革开放以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而来的商品交易困难的问题；下卷时间在2001-2016年，其时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变革，人民群众生活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生活条件有明显改善。

《人世间》上卷的时间线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后期，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发“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一重要指示，许多城市知识青年到偏远乡村去接受劳动锻炼。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周家的大儿子周秉义、大女儿周蓉都响应号召，选择到乡下去生活工作。作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梁晓声的知青生活经验为他积累了大量的写作素材，他结合亲身经历，将小说叙述视角聚焦到在这一时期留在城市的底层人物身上。梁晓声通过描写在城镇中务工的周秉昆等劳工的真实生活处境，表现出中国底层城市大众的生活百态。当然，对于同样具有底层城市生活经历的梁晓声来说，描写城市底层，就是描写自己曾经的生活，从自己的真实记忆中挖掘故事。这种亲身经历是其他未能有此经历的作家所无法超越的。因此，梁晓声在《人世间》上卷中的底层叙述十分真实，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感受上山下乡年代城市底层平民的真实生活情况。

中卷描写了从1976-1989年十三年间的时代巨变。一方面，梁晓声描写了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商品的日趋丰富的繁荣景象，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极大改善，以往对居民饮食和服饰的用度限制不再存在，贫困艰苦的物质贫乏时代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了；另一方面，梁晓声也将关切的视线投向中国人民在八十年代重大转

型过程中遭遇的实际问题。比如知青返城、兵团还农，以及军工企业开始向民企转型中的阵痛，随着大量青年返回城市，社会也面临着住房、就业、失业与再就业等一系列问题。

《人世间》下卷从21世纪开始描写。这一阶段作家写作的最大特点就是犀利的笔锋直接描写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一些值得反思的事件，如国营企业改革、下岗裁员、反腐斗争等等。可见，梁晓声不仅是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也是一位伴随中国成长的成熟作家，这让他不仅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收获的伟大成功，也注意到期间道路的曲折，所以他有意识地记录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的深刻变化，因为这正是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历史跨越的重要时期。正如他所说的：“‘某年’在时代中，时代是由许多‘某年’组成的。所以我意识到，仅写一个十年不足以反映中国的发展变化，没有比较则无说服力。”³

可见，整部作品反映出的梁晓声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形势的有意识的记录和分析，以及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其他方面关系的反思，详细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物质供给、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经贸等情况的转变，展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商品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的高速发展，也反映出改革开放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于底层环境的描写主要聚焦以下几个时间点。

1973年出现了首次春节聚会，当时作为酱油厂员工的周秉昆与几位同事一起在家中聚会。如书中描述，当时底层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不怎么谈论政治问题。可见，在七十年代的中国，底层民众其实不太关心政治，更关心的是过年的餐桌上能不能多几道肉菜，之后去哪里娱乐，以及去哪里购买衣服及生活用品。但在《人世间》第一部结尾的集会上，也就是1975年，这些来自底层的人开始关注社会和政治的变

化。人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离开社会独自生活。无论是怎样的人，都离不开大时代，因为社会变迁直接影响着个人命运的变化。

在《人世间》的中卷，春节聚会的频率有所下降，甚至周秉昆和朋友们连续几年过年都不聚在一起，这种无法相聚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时代发展造成的。不仅周家以及周家周围的亲朋好友的物质生活在逐年改善，他们个人身份也都发生了变化，很多人结婚，成为丈夫、妻子、父母，他们忙于应付自己家庭生活，很难有机会分享彼此的快乐和困难。随着大家生活越来越忙碌，彼此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少，年少时能够敞开心扉的话题也越来越少。但在这种时刻，周秉昆家人开始了春节团聚，来自亲人的一句句关切，让生活艰难的周家人依然能够保持对未来理想生活的向往。但人生总会有低谷，也会面临困难，有时也会让人不堪重负，对于这种感情，梁晓声如此描写：“

2016年春节，周秉昆家没有朋友相聚。大家经常能见着，聚不聚的都不以为然了。”⁴作家用这样一段简单的话语道出了春节聚会习惯逐渐消亡的缘由。其中，大年初三在周家的聚会，或欢乐、或悠闲、或忧虑，成为小说中关键转折的隐线，也让读者与作品中人物感同身受，也开始期待春节的到来，与他们一起实现共度新年的心愿。作品的最后，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初三春节聚会上，从“酱油厂六君子”到哥哥周秉义、嫂子郝冬梅、姐姐周蓉到妹夫蔡晓光等人，作品的人物关系呈现不断外扩的趋势，出现了如国企工人、公务员、大学教授、公司管理人员等社会职业，这使小说拥有了更完整并且真实的社会视角，也真实地记录了时代的历史变迁。

1972年的冬天，主人公周秉昆居住的“光字片”环境非常恶劣，书中有如下描写。“与1949年左右相比，小街虽然有街名，每户都有编号，但所有的房子都是他们。以前的茅草屋顶比较好看，但是二十多年来被无数次大风吹走了，茅草屋

顶变成了油毡屋顶。换屋顶需要很多钱，谁也买不起。破处坏处，下雨天屋子漏水，只好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的油毡盖上，生怕被风吹走。各种石头都压好了，很多房子的屋顶看起来就像放在那里的棋子。”⁵、“整条街只有一个下水道口，而且和往年一样，周围结了一层厚厚的疙瘩。彩色冰淇淋。没有颜色是对的，一层一层，冻米粒，泡菜条，萝卜皮，白菜条，等等。虽然五颜六色，但并不漂亮。比一种颜色还恶心。那一年所有的衣服都会褪色，每个家庭一个冬天都要洗几次衣服。”⁶

1973年春节，年货比去年春节多了。“A市市民可以买到中国用朝鲜大米换来的明太鱼。每人两斤，两三斤的量是够用的。斤两的限制并不太严格。人口多的人会多次购买，如果一次只买一张，多人家庭可以多买几斤。商店知道这个奥秘，但他们不揭穿它。这不是太尴尬。报价足够了。为什么老百姓春节不多吃鱼？店里卖的鱼也是老百姓。在某些方面，只要没有人干涉，普通人就做好了为普通人服务的准备。市民们还可以购买一种产自中东的蜜枣。不用买票，不用订票，随便买。当然，中国用大米来换取它。多年来难得一见的瓜子、花生、芝麻酱、香油、虾酱，都可以买到这款限量版。东北本是瓜子大省、花生大省，却常年缺瓜子花生，这让A市的百姓很是迷茫和郁闷。”⁷

1986年，文革结束十年后，“照片变得更脏、更难看。两岁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带着家人一起回来了。原来的房子住不下，只好盖前门盖后院。放眼望去，违章建筑林立。这些建筑物几乎不能称为房屋。说‘窝’或者‘巢穴’比较合适，因为土路和街道让街道看起来像街道。夏季雨后或春季冰雪消融，人们的鞋子陷进泥里是常有的事。”⁸

1988年冬，全市煤炭严重短缺。“东北三省曾经是产煤大省，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煤炭资源已经枯竭，煤炭

产量日趋减少，质量日趋恶化。而在全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时候，煤炭消费量猛增，但东北三省无法实现煤炭自给。有人说国家没办法，必须保证大钢厂、电厂用煤，不然整个行业都瘫痪了。满是霜冻人们用暖气取暖时断时续，生炉子的人也买不到好煤。他们冻得病了，医院人满为患，甚至还有很多人被冻死。”⁹

2003年，“周秉昆终于以1000多元的价格买下了一台18英寸的彩电。当时，许多大城市的家电卖场，黑白电视机已经消失，全国进入了黑白电视机时代。彩电成为婚嫁必备品，走进了寻常百姓家。”¹⁰、“今年春节期间，除城市4000万以上绝对贫困家庭外，而在农村，鸡鸭鱼肉已经是大多数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在北方，猪肉炖粉条就够吃了，而且绝不花哨。”¹¹

2004年，周秉昆主持的“光字片”拆迁工作正式启动。十月份，两排十幢二十层高楼在虎皮冈拔地而起。这只是框架，所有的配套设施都没有跟上，周边也来不及规划，但市政府曾发布官方消息，称这里将成为全市最新的城区，被称为“希望新区”。¹²“光字片”居民迁入新区，2005年10月，“光字片”院落被彻底夷为平地，不复存在。

这些历史事件其实和梁晓声生活息息相关。梁晓声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众所周知，东北地区环境特色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十分鲜明，比如，东北地区的矿产资源、森林资源等自然物产丰富。同时，许多濒危动物也选择在那里繁衍生息。东北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冬季气候极度寒冷。为了适应严寒的自然环境，农作物不得不深深地在大地上扎根，吸收养分，以努力生存。这也是为什么肥沃的土壤所产生的谷物饱满的原因，同时东北的粮食也始终保持着高质量。与粮食作物一样，东北人也是如此，为适应复杂严酷的自然生存条件，东北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抵御风雪的能

力，他们常年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展现出顽强的求生意志。时间久了，他们就会形成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和沉稳坦然的性格特质。梁晓声正好抓住了这个“东北”特色。在《人世间》中，人物的性格特征无一不带有东北人民吃苦耐劳的鲜明烙印。

综上，小说通过主要情节、背景和内容，展现了最典型的周家故事的实例。梁晓声创新性地选取了1972-2016年这些年来描写中国所发生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合理地编排成三卷本《人世间》进行写作。概括了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前期、变革时期和商业经济时期三种社会意识形态，并将其作为第一、二、三部分所描述的时代背景。全书分三册，关注三线建设、留城青年返乡、高考制度恢复、出国人员回潮、企业转型、工人下岗、棚户区改造等实实在在的不同年代的事件，仿佛书中每个人的命运都与A市的兴衰交织在一起。可以说，A市就是全国城市改革转型的缩影。

三、《人世间》的底层人物书写

《人世间》的人物角色非常繁杂，包括底层市民、企业员工、政府官员、高校知识分子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并且小说中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小说将小人物的个人命运融入到大的时代和社会潮流，通过小人物的生活经历呈现中国整体社会风貌的变迁，实现了透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目标，同时作家在小说中也完美塑造出内外统一的人物形象，作家将写作聚焦于周秉昆、孙赶超、肖国庆等多位城市子女的职业历程，讲述这些劳动人们走过的人生之路，细致剖析了这些青年的心理状态与精神世界、情感世界等。笔者在此将从底层工人、知识阶层和女性群体探讨文中塑造的底层人物。

第一，底层工人。在小说的众多人物描写中，对底层工人生活的描写占了绝大部分。完全可以将《人世间》称作是一部描写中国工人阶级小说。对于新中国来说，工人阶级在

当时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梁晓声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作家，对描写工人阶级有着历史的自觉，同时，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中的一员，他家庭与生活的环境也给了他最真实的生活素材。因此，梁晓声试图在《人世间》中再现70年代以来中国工人生活与环境变化，从而将工人书写带回整个社会的中心，唤醒人民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最初记忆，重新思考工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

周秉昆作为《人世间》的主要角色，从自己父辈那里继承了传统底层人民的思维，他留在城里，去街道木材加工厂当了一名小青工，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一生都扎根在社会的底层，不仅代表了当时中国成千上万的底层孩子，也是当时普罗大众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物。周秉昆父亲周志刚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就像梁晓声父亲一样，周志刚心目中，也有着作为第一代工人的自豪。他深切地感受到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在社会地位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有很多地区基础建设等待重建，劳动者作为国家建设的顶梁柱，承担着中国工业化进程改革的重任。因此，在中国第一代工人的思想中，建设新中国离不开他们的杰出贡献。同时，统治阶级所谓的“社会地位”一定是与经济地位挂钩的，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工作量极大，工人的相关待遇优于农民乃至城市普通职员，工人收入绝对算得上“高薪资”。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中国第一代工人都认为自己对整个社会是有责任、有价值的。

第二，知识阶层。周秉义、吕川、周蓉等，都是底层逆袭为知识阶层的代表人物。这些青年把握住当时恢复高考之后的宝贵机会，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北大的高考。周秉义作为周家子弟中的大哥，不仅性格正直善良，对待工作也认真负责，积极性很高。在他下乡做知青时候，虽然顶着被污名化的风险，但还是尽力帮助别人洗刷冤屈，只因被诬陷的人所拥有的知识可以给更多的孩子带来更好的教育机会。周秉义

很清楚地认识到，只要他帮助这个人，就可以为更多的中国孩子争取到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后来，周秉义因工作能力过人被调任成军厂厂长，这个厂子濒临倒闭，有许多即将下岗的工人，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这些工人与领导束手无策，无力改善厂子的生存状况。厂里年轻管理人员和工人都对周秉义不屑一顾，甚至有些蔑视。不但如此，因为军工厂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人员任职有误，所以为工厂寻找另一条生产出路，成为了周秉义首先要解决的严峻问题。为了维持工厂的发展，保证工厂众多员工有稳定收入以保障正常生活，周秉义下定决心去苏联历练。即便是胃病发作时，疼痛难忍的周秉义也坚持先到工厂见到自己的员工。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岗位上，几乎把所有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在单位资金周转困难的情况下，他竭尽全力保证工人工资按时发放，最大程度地关心自己的员工。正是因为周秉义的正直善良与勤劳坚韧，在以后多年的从政经历中，不管上级领导要他辗转多少个地方任职，不论多么偏远贫穷地区，每到一个岗位，周秉义都会竭尽全力地为人民办实事，在其位谋其政，为人民幸福生活奋斗一生。而吕川这位与周家小儿子周秉昆私交甚好的，一同从基层打拼出来的朋友，在大学毕业后就直接进入政府工作。因为不愿两面三刀、油嘴滑舌，始终不能“靠关系做人做事”，总会因为一些意见分歧而受到其他朋友的批评指责。周秉义、吕川作为国家改革道路上的领头人，他们从底层中来，拥有吃苦耐劳、心系人民的美好品质，他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坚持为人民服务，即使因为压力太大而始终受到精神上的折磨，但他们一生仍旧是为人民、为国家奉献的一生，他们也代表着九十年代正直公正的真心为人民的好官员。

第三，女性群体。《人世间》以整个新中国的发展为时代大背景，塑造了众多女性人物形象，包括像曲郑母、吴倩、郑娟、周蓉、金月姬、秀贞、春燕、郝冬梅、于虹等众

多女性角色，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处理，在行文中所占的比例甚至超过男性形象。因此，女性形象的塑造是这部小说中难以忽视的作品特色。在小说众多女性角色中，梁晓声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传统的贤妻良母这类女性形象，也向我们展示了众多敢于追求自由、敢于挑战权威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在对她们的刻画中，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女性的多样性。同时，作者也带领我们从历史角度回望，这使得读者在她们身上看到中国历史所留下的鲜明时代印记，从而形成了小说中一道独特靓丽的女性风景线。小说中对于女性的刻画，主要有贤妻良母和高知女性两种类型。

郑娟是周炳坤妻子，是贤妻良母的代表。梁晓声着重刻画了她善良与辛劳，可以说，郑娟是梁晓声非常用心塑造的一个人物。她身上有着传统女性的善良、孝敬和无私奉献。但从一方面看，郑娟这种品质是受到郑母潜移默化的影响。郑妈妈之前以卖冰棍为生，以此来供养郑娟和光明。这位勤劳妇女努力工作抚养两个姐弟。另一方面，郑娟也从内心里希望做一个好家庭主妇，但郑娟的贤惠并不单一化，她不仅善良无私，还有能独当一面的能力。在周秉昆两次漫长的监狱生涯中，都是郑娟勇于挑起家庭的重担。郑娟当时无名无份甘愿住进周家，悉心照顾植物人状态的周母，在周秉昆入狱后，郑娟始终支撑着家庭并照顾孩子，这充分体现了郑娟坚韧和耐心。尽管人生过程中遭遇重重困境，但郑娟依然乐观坚强。在她儿子周楠意外身亡后，郑娟不顾一切来到美国追凶，并且拒绝了美国方面的赔偿。周秉昆误杀了周楠亲生父亲，被判入狱十二年后，郑娟再次撑起整个家庭并且无微不至地照顾孩子。尽管人生遭遇重重灾难，郑娟依然乐观坚强。这种种事件都表现出这个所谓没有文化水平的女人本身能干与聪慧。作为一个传统女性，郑娟和她母亲贤妻良母气质，是作者对传统女性温情的体现。

周家二姐周蓉是新时代才貌双全的高级知识女性，但实际上她倾国倾城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勇敢反叛的自我。

她勇于向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发问，也大胆地发表自己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同大家探讨这世间万物的内涵。周蓉过着浪漫而理想化的自由生活，她完全不惧世人，包括家庭对她的看法和评价。她在爱情方面也大胆而直率，她遇到了爱人冯化成后，为了心中美好的爱情，不顾一切地抛弃原生家庭，来到贵州贫瘠山区，只为与自己的爱人相守。在贵州山地贫困地区，周蓉的日常生活非常贫困，曾经来自城市的她毫不在意，因为她更在意的是爱情，她可以为了感情牺牲一切。但世事难料，这段短暂的婚姻因为冯化成的出轨而终结。《人世间》中的周蓉，前期她是一个理想主义、拥有乌托邦想象的美貌少女，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苦难的影子，但随之而来的现实给了她沉痛的打击，这反而激发了周蓉的韧性，她心中的理想信念变得无比坚定。以往的梦幻人生以及理想主义仿佛瞬间消失，周蓉内心被巨大的震惊、迷茫、愤怒、痛苦等情绪填充，各种复杂的情绪交织在一起，让这位曾经睿智的知识女性短暂地失去了理智。

实际上，小弟周秉昆、大哥周秉义和二姐周蓉三个人正好代表了小说所要反映的三种底层人物生活状态。周秉义、周蓉与小弟周秉昆最大的区别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具有更高尚的人文理想和精英主义观念。大哥周秉义宛如道德标准的模范遵守者，他始终坚定地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标准。这使他成为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形象可以说是当时优秀政府官员的缩影。周蓉则性格豪爽叛逆，作为女性她敢于冲破家庭观念与父权社会的桎梏，是当时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特别是女性知识分子的代表。从这一层面上讲，周家三兄妹的人格属性与思想观念，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应着梁晓声关于当时城镇底层群体中的代表人物的完美想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兄妹三人逐渐开始过各自的生活。对三人生活轨迹的追寻也是梁晓声近年来对社会阶级意识研究的一种反映。在小说《人世

间》中，梁晓声通过对周家兄妹三人各自的爱情描写，展现了新中国时期不同的爱情选择模式。

作为周家长子，周秉义需要对周家一家人的生活和工作负责，同时他身上也有一种时代责任感。因此，在周秉义与郝冬梅的爱情中，梁晓声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极为理性而高尚的爱情模式。他们两位在大学相识，因为都有着对文学创作的爱好而结下了极为深厚的友谊。本来处于阶级两端的两个年轻人——郝冬梅是高干子弟，而周秉义则来自工人阶级，在“文革”这场大政治事件中拉近了距离，他们相遇相知，带着自信和毅力携手前行，两人在彼此最艰难的岁月成为彼此最坚强的依靠。在经济相对困难的70年代，郝冬梅并不嫌弃周秉义家兄弟姐妹众多且周家父亲不在身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周秉义，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那个政治斗争迭起的年代，周秉义并没有因为郝冬梅父亲是被“文革”推翻的副省长而抛弃郝冬梅。在这种艰难的政治环境中，他们将彼此视为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依靠，他们相互理解、相互依赖。这种不受外界因素干扰的爱情，凝聚着崇高的爱情理想。但梁晓声在周郝两人的爱情方面缺乏性描写，全书仅仅在新婚之夜含蓄的描写了床第之事。作者或许出于想要突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彼此的爱意目的，觉得最重要是他们之间的相互鼓励的精神滋养。在他们的爱情和婚姻中，交织着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同志之间的情感，从他们的知青时代到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周秉义与郝冬梅在精神上互相鼓励、互相关心，体现了一种超越爱情的、革命主义情怀的高尚与担当。

周秉昆先后从事过木工厂工人、酱油厂工人、杂志编辑、餐厅副经理等职业。但不管他职业身份如何变化，他的社会地位好像都改变不大，他始终只是普罗大众中的一个普通人。周秉昆最初是受人之托帮忙照顾郑娟母子，但当他第一次见到柔弱的郑娟，周秉昆就对这个女人产生了强烈的保

护欲，他爱上了这位柔弱的女性。郑娟也是个外柔内刚的女性，她并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般懦弱。在《人世间》中可以看到，不管面临多么危急的情况，郑娟都会坚强的站在周秉昆身边，充当起帮助周炳坤继续前行的不竭动力。郑娟感谢周秉昆对她的照顾，在周秉昆因政治事件入狱后，她选择抛弃一切、义无反顾地留在周家，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周秉昆已经成为植物人的母亲。这个看似似水般柔弱的女人，却摇身一变成为了周秉昆遭遇危机时的坚定支持者。不管是周秉昆第二次进入监狱还是他们儿子周楠的离世，郑娟都选择站在都在周秉昆身边。周秉昆和郑娟的爱情始于欲望，但在这之后他们依旧选择继续携手相伴。他们的爱情与婚姻是最让人感受到简单而温暖的。梁晓声通过周秉义和郝冬梅理性而崇高的爱情婚姻、周秉昆和郑娟的食人间烟火的感情等不同形式的爱情，生动细致地描绘出新中国以来中国普通人民的爱情图景。

在《人世间》中，作者还讲述了周秉昆与他工人朋友之间存在的人情世故。贫困时期周秉昆与他朋友相互帮助，通过彼此之间的扶持，克服了很多困难。之后，周秉昆因为无法接受好友涂志强离世，不愿再留在木材厂，因此在蔡晓光的帮助下，工作地点从木材厂变更到了酱油厂。周秉昆还接受了曲老太太以及杂志社朋友的帮助，在他们提供的地下室居住。他师父白笑川也同他合伙创办了文化公司，其社长看在他哥哥周秉义的面子上，帮周秉昆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这里反映出的是周秉昆在他众多朋友的帮助下，在艰难的生活中砥砺前行的勇气。周秉昆接受着他人帮助的同时，也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向郑娟伸出了援助之手，帮助了这个不幸的女人。作为朋友，回城的知青朋友恳请周秉昆帮助自己的姐妹，周秉昆就去请求领导收留她。甚至连周秉昆自己选择下海开餐厅，也总是带着朋友的妹妹。尽管之前居住的平房被朋友占了，但在自己面临住房困难问题时，周秉昆还是选择体谅生活拮据的朋友，即使自己住在地下室，也从不抱

怨，不愿意将朋友赶出家门。周秉昆与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助、相互扶持的真感情，温暖着每一位读者。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生活越来越好了，但这时候阶级分化也出现了，这种阶级分层的产生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它表明社会在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比如，吕川从基层工人到干部，从酱油厂的苦力工到副司级干部，实现了阶级跨越，实现了下层贫苦百姓向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过渡。这种转变不仅让这些劳苦大众提高了生活质量，也让他们实现人生的价值。第二，改革开放带来的物欲横流，使得贫民百姓盲目拜金，他们的良心和原则开始丧失。唐向阳从一个基层工人成长为企业领导，地位的提升和等级的划分让他与自己以往的基层朋友逐渐疏远。最终他因为重利轻义而被卷入诈骗案，最终被捕入狱；包括曹德宝凭空捏造，恶意举报周秉义滥用职权。这些都是过度追求利益中造成的人性中善的丧失与道德的沦丧。

综上，梁晓声立足于不同的角度，真实地反映了城市、乡镇不同的社会阶层，各种人的心理状态、生活境遇，裹挟着迷茫、无助、压抑和焦虑的情绪。《人世间》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中国市场经济腾飞之下，中国普通人在道德和价值理想间的挣扎。比如，某个冬日的深夜，周秉昆和他朋友们冒着冬天的寒风，一起去郊外买肉，就是为了让家人过一个美好的春节，都能吃上香喷喷的年夜饭。周秉昆爸爸也很勤劳能干。他在中国西部不遗余力地建设中国边疆的基础设施。书中的女性形象也都可圈可点。郑娟作为周家儿媳妇，团结邻里，待人和善，对家里的琐事尽心尽力。由此可见，梁晓声笔下这些人物拥有很多可贵品质，这与生活在东北地区所受到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这也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

当然，作为一个有爱心、关心社会的优秀作家，梁晓生不仅要写人物在现实中的表现，更要突出人物在真实生活中应该如何表现，体现出作者温情现实主义的做法。这是他创作这部作品的首要理想。因此，在《人世间》中，无论是亲

情、爱情、友情等个人情感，还是人物家国情怀，行文中都透着极为感人的温馨之情。梁晓声“继承了茅盾《子夜》以来的社会分析小说传统，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与观念”^{○,13}《人世间》深入解析了当时中国人人生中的世事变迁和人性的美丑，可算是当代中现实主义文学的模范之作。

四、底层文学的书写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谈到“史诗性”，在当代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14}《人世间》正好是“史诗性”的完美诠释。小说叙事时间横跨五十年，这五十年对于现代中国来说是革命性的五十年，也是波澜壮阔的五十年。在这五十年间，中国完成了伟大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具有“史诗性”的历史见证意义。在这部史诗巨著中，梁晓声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对底层人物性格、价值观以及特定场景进行叙述，构建不同空间和主题。他在《人世间》这部著作中不仅展现了底层人民的精神品格，也表明了他们对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一）把自己写进大浪淘沙之中

通过对《人世间》展开文本细读，就会发现这部小说深深烙下了梁晓声个人成长历程和亲身经历。小说开头主要描写了发生在北方省会A市的故事，让人联想起梁晓声家乡哈尔滨。对于故乡哈尔滨，梁晓声有着特殊的空间记忆与情感，小说字里行间中随处可见他对哈尔滨这座城市的情感流露。哈尔滨作为作者构建《人世间》的原型城市，与梁晓声童年记忆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一个普通工

人家庭，是底层工人家庭的儿女。梁晓声全家人就挤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房子旁的街道泥泞，他们一家的生活条件艰苦。这样的童年记忆深深地烙在了作者的记忆中。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童年记忆，作者才会说：“从前的中国，许多北方城市除了主要市区，一般平民居住区哪儿像城市啊！”¹⁵

（二）城市发展的新视角

梁晓声用小说《人世间》弥补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关于城市留守青年记录的缺失。这部小说最大特点就是选择城市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来构建整个叙事语境。这种日常模式的叙事选择，往往更为细致地表现在对人物饮食、衣着、生活、人际交往等日常琐碎生活的具体刻画。在《人世间》中，梁晓声通过对周家三代人的描写，将众多小人物日常生活串联起来，展现整个中国社会在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背景下的人民生活变迁。在1973年春节前夕，人们第一次买到了多年未曾买到的瓜子、花生、香油等日用商品，这些小人物甚至可以为了购买这些在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小商品排队整个通宵。在我们现在看来这种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可理解的。作者通过小说细腻的描写，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物以稀为贵的贫寒时代。当然，梁晓声笔下其他年份的春节饭菜，比如2013年的春节与1970年代的春节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也代表着中国底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对于哈尔滨这座相较于全国其他城市先发展起来的城市来说，它在之后的发展之路十分重要，因此这座城市面临着如何做得更快、更好，以加入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流。在这种前提背景下，大批知识青年返城，东北各种著名军工企业开始进行民营企业改革。而在当时素有重工业基地之称的哈尔滨，却明显地呈现出发展疲软的态势。周秉昆跟他朋友们相继失业下岗，很多人选择海归再就业，住房问题和生态污染问题接踵而至，这一切都让哈

尔滨在改革之初处于微妙的境地。而小说下半部分则直接从新世纪开始，以回忆形式记录时代大潮下哈尔滨市的改革与变迁。当时民营企业崛起，旧城区面临拆迁，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青年出国留学……哈尔滨与中国社会整体发展同步，仿佛这座边陲城市的变迁就是全国城市发展的缩影，这座城市的变迁就是全中国人民生活变迁的真实写照。当然作者不仅描述了哈尔滨这一座城市的变化，也关注到其他地区城市的转变。在《人世间》第一部分，梁晓声就通过周秉义、郝冬梅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侧面描写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农场，也描写了中国西南地区，比如四川、贵州等地。作者也讲述了当地生活的艰难困苦，通过细腻的刻画描写，梁晓声向我们讲述了中华民族在特定时期所经历的苦难，这不仅体现在环境的恶劣，也体现在物质生活条件的贫乏。

（三）底层“好人”形象塑造

梁晓声在《关于〈好人书卷〉》里这样定义“好人”：“无论对于男人或者女人，无论对于年轻人或者长者，第一善良，第二正直，第三富有同情心，第四敬仰人道主义懂得理解和尊重美好事物，大致也算一个好人了。为什么我们常说某人善良却似乎偏不说他是好人呢？因为善良者中也有胆小如鼠之辈，那一种善良不过是犬儒主义者的善良为什么我们常说某人有正义感却偏不说他是好人呢？因正义者中也有冷酷之人”。^{〇,15}

在《人世间》中，周秉义毅然决然地放弃个人理想，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家乡的建设当中。他的善良、正直和人道主义信仰常常与政治因素和金钱观交织在一起。当然，“好人”的社会伦理进步价值与“平凡”陷阱，受到过读者的质疑。甚至对小说“好人”形象，从伦理角度上进行批评，认为梁晓声“回到了传统轻利忘我的伦理标准上来，将受难和牺牲继续界定为好

人的品质,如此与道德初衷相抵牾的做法自然难以可能实现他替人世间所呼唤的公平与正义”。^{○,16}郑娟的善良品性也十分突出。她身份具有多元性,她既可以忍受苦难,同时也乐于奉献。她身上有着忍耐、宽容和付出等优秀品质,郑娟身上体现出梁晓声对人性,尤其是女性美好品格的期待。而这正是作者力图塑造的传统“好女人”。她来自一个贫穷家庭,并且受教育程度低。她在遭人性侵后怀孕生子随后守寡。当她选择嫁给周秉昆后,她也并没有过上美满的生活,她经历了丈夫入狱十二年、以及中年丧子的巨大悲痛。当儿子周楠死在美国,这个勇敢孩子为保护他人不惜牺牲生命,郑娟拒绝任何赔偿,“楠楠这孩子的死,不能和钱沾一丁点儿关系”¹⁸等等。作为普通女人的郑娟在世间受了那么多苦难,可她从来没有表现出愤怒和仇恨,她选择默默地承受着痛苦。尽管周秉昆因冲动伤害他人而被捕入狱,郑娟只能被迫外出工作,但她并未对丈夫产生怨恨,而是坦然面对命运不公,为周家付出全部。郑娟一生可以说是主要和家人在一起,她在任何一个家庭身份上都尽职尽责,无论是妻子、母亲、朋友还是女儿。郑娟从不计较小事,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给予所有人爱与关怀。

(四) 赋予作家使命的人文情怀

梁晓声作品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文学意义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情怀。在小说中周家三兄妹虽然成长道路截然不同,但都按照“好人”的标准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大哥周秉义是一个被主流塑造的好官,特别是将其置于当前反腐败斗争背景下进行讨论的话;而弟弟周秉昆则为人正直、率真,特别是待人真诚友善,是普泛意义上的好人、好公民。而其他人物,比如曲老太太也是一位严谨的、乐于助人的好人。小说中的很多底层角色都满怀人文情怀,是乐于助人,重情重义的好人。这种人文情怀的塑造可以归功于梁晓

声多年来亲身经历和种种人生经历。作为一名作家、教师、全国政协委员，梁晓声出身于基层工薪家庭，经历过贫困和温暖的低谷生活，并且有着独特的知青经历。机缘巧合使他在北京生活了四十多年。他兼有多重身份，阅历丰富，对中国各个城市的观察也细致入微。尽管梁晓声有种种复杂经历，并且在政界、文坛都享有极高地位，但他始终没有脱离底层群众，坚持为底层群众说话，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礼赞。

这种人文情怀不仅表现在人物性格上，也表现在社会发展中。百科全书式特征的社会视角是许多长篇小说的创作追求，从家庭兴衰沉浮到国家兴盛发展，这些共同构成了一幅万千景象的人生图景。这部长篇小说往往力求表现道德、文化、政治、风俗、经济等方面，涉及工人、知识分子、官员、农民等各种人物。在这个层面上，《人世间》展现了新中国五十年来，经历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全过程。其中，作者通过周家三代人在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性格发展中的命运变迁，把对祖国怀有的感情娓娓道来，是中国社会百科全书式的实景展示。

（五）叙事的多元与纵横交错

梁晓声在《人世间》中选择了多重叙事策略。他将周家三代人的命运纵线化，并且以周氏三兄妹不同的身世经历为横线，剖析社会阶层，并围绕周家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人物，来讲述他们的爱情、友情、婚姻生活等复杂的社会关系。《人世间》立体、全面地展示了当时中国社会阶层的关系网络。梁晓声通过内在视角和全知外部视角相结合的双重视角，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以细致入微，贴近现实的方式展现给广大读者。

其中，采用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叙述，是《人世间》底层书写的一个特征。梁晓声在客观历史事件下，虚构出周家三代人的命运，从而形成小说的纵线，并分析更广的社会阶

层，形成小说的横线。两条线相互影响。环环相扣，整体构成了长篇小说《人世间》的完整结构。小说主要用第三人称的视角，通过周家小儿子周秉昆从1970年代到2017年初的经历，从琐碎小事入手来讲述中国社会的变迁，以及各行各业的人物和复杂的历史事件。周秉昆和他在酱油厂的朋友们形成了以周秉昆为中心的底层工人阶级，同时哥哥周秉义代表着官员阶层，而姐姐周蓉则代表了知识分子阶层，这三兄妹形成了一个三维完整的人物关系网络。作者以第三人称作为主要叙事视角，同时让书中的人物自身也参与到对自身经历的讨论中，从而呈现出不同的观点声音，进行对经验现实的超越。梁晓声从无所不知的角度出发，真正了解历史事件与小说人物之间的深刻而广泛的联系。

四、结语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梁晓声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核心作家之一。他在文学界和读者那里有深远且广泛的影响。”¹⁷这是著名学者孟繁华对梁晓生的评价，可见，梁晓声在中国当代文坛占据的重要地位。他创作主要跟知青的时代理想相关，这与梁晓声本人的人生经历和时代氛围有直接关系。梁晓声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作为作家的使命感。他站在平民角度描写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关注现实，关注弱势群体，常常立足伦理道德，揭露现实中的种种不公。因为底层书写的成就，他一度被称为平民文学的代言人或小人物的书写者，平凡人的故事在他笔下活灵活现，被誉为“平民作家”。总之，梁晓声是一位兢兢业业、责任感强烈的中国现实主义作家。他向读者生动地描述了在几次社会变革背景下，中国各阶层的处境和表现。通过作品，他揭露、批评社会现实，但也用的文笔温暖了很多底层人民的心。

《人世间》通过撰写小人物的历史，全面且深刻地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伟大历史进程中结出的丰硕成果。虽然算不上什么特立独行的、富有创新的小说，但这是一部保留了传统叙事风格的底层书写佳作。小说从中国城市生活，专注于底层人物书写出了一个时代的故事。无论是对于个人感情、亲情、友情，还是亲情、家国之情，这本书的字里行间都透着舒缓动人的温情。梁晓声在《人世间》一书中细致考察和描写了中国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并没有因为社会转型中遇到的诸多书写困难而放弃对现实问题的观察，也没有因为一味追求自己的想法而固执地片面书写，更没有追求过多的热度，而是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创作原则，将文学的功用放在应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上。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具备精巧的构思，文学必须反映社会变革的现实问题，必须推动社会变革的不断发展，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实际状况。因此，《人世间》就是梁晓声眼中底层小人物的生活日常，是他底层文学思想的主要体现。这部小说不仅为读者展现了五十年底层人物生活状态，也为读者提供精神慰藉和方向指引，促进社会的发展与人文关怀的不断深化。

参考文献

- [1] 梁晓声. 我看我想我论[M].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3.
- [2] 梁晓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关于<人世间>的补白》[J],《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4).
- [3] 梁晓声:《人世间(上)》[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 [4] 梁晓声:《人世间(中)》[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 [5] 梁晓声:《人世间(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
- [6] 刘大先. 何谓当代小说的史诗性——关于《人世间》的札记[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06)page 94- 100

- [7]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 [8] 梁晓声. 关于《好人书卷》[A].梁晓声文集.散文10[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
- [9] 路文彬. 中国当代文学自我意识的伦理嬗变[J].东方论坛,2021,(1).
- [10] 孟繁华:《人世间》:平民立场与"好人文化".文学报,2018(04) .
- [11] 人世间[J].李艳青.华北电业.2022(11)
- [12] 人间烟火处 温暖向阳生——读《人世间》有感[J].陈学.山东人大工作.2022(04) page 60
- [13] 梁晓声《人世间》中群体心灵家园建构的“强关系”解析[J].孙信信.甘肃开放大学学报.2022(06)
- [14] 人间值得——观看电视剧《人世间》有感[J].朱艳红.农电管理.2022(05)
- [15] 谈谈《人世间》的作者和编辑[J].郝振省.出版发行研究.2022(07)
- [16] 《人世间》唤醒沉睡的工业文学[J].韩业庭,吴雅婷,黄元泽.中国工人.2022(03) page 34 - 35.
- [17] 《人世间》中“善”的惯力与“真”的缺失[J].傅书华.文学自由谈.2022(03)

¹ 梁晓声.我看我想我论[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3:239.

² 梁晓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一关于<人世间>的补白》,《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4期.

³ 梁晓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一关于《人世间》的补白[J].中国文学批评,2019(10).

- ⁴ 梁晓声:《人世间(下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503页.
- ⁵ 梁晓声:《人世间(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 ⁶ 梁晓声:《人世间(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48+49页.
- ⁷ 梁晓声《人世间(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114页.
- ⁸ 梁晓声:《人世间(中)》,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2页.
- ⁹ 梁晓声:《人世间(中)》,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283页.
- ¹⁰ 梁晓声:《人世间(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311页.
- ¹¹梁晓声:《人世间(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438+439页.
- ¹²梁晓声:《人世间(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366页
- ¹³刘大先.何谓当代小说的史诗性——关于《人世间》的札记[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06):95.
- ¹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
- ¹⁵ 梁晓声.我和水泥,家载一生[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203页.
- ¹⁵梁晓声.关于《好人书卷》[A].梁晓声文集.散文10[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8年,349.
- ¹⁶路文彬.中国当代文学自我意识的伦理嬗变[J].东方论坛,2021,(1).
- ¹⁸ 梁晓声:《人世间.(下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504页.
- ¹⁷孟繁华:《人世间》:平民立场与“好人文化”.文学报,2018年,第4-2页.